■段仁義為村裡養蜂戶講解養蜂技術。 受訪者供圖

湖南殘疾蜂農帶動村民摘「窮帽」 養蜂脫貧創本土品牌

蜂收釀佳蜜 湘村拔窮根

湖南省長沙寧鄉市夏鐸鋪鎮長龍新村，是當地最偏僻的鄉村之一，村民大多守着幾畝薄田過着清貧日子。從2015年起，村裡分三次為50多戶殘疾人和貧困戶免費發放蜂種，引導貧困戶養蜂。目前，村民們除了販賣蜂蜜，還出售蜂種，年收入過百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。當地的扶貧產業就此打響了本土的蜂蜜品牌，不僅在村子周邊有口皆碑，甚至很多長沙人都知道，專程過來買正宗的土蜂蜜。這條「甜蜜」的脫貧致富路成為村裡的典範，逐步帶動周邊發展起養蜂業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

■段仁義幾乎每天都圍着蜂箱轉，察看蜜蜂生長情況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

「一箱蜜蜂的產值，包括蜂蜜和蜂種，可以賣到1,000多元。我現在養了70多箱，去年的收入超過10萬元，日子漸漸好起來了。」談起自己養蜂脫貧致富的情況，62歲的段仁義自豪地說，自己3年多時間裡帶動了村裡60多戶農民養蜂脫貧。他臉上掛滿暢意的笑容。說着，段仁義從裡屋拿出2010年寧鄉殘聯出具的殘疾人證，裡面標明他屬「二級精神殘疾」。

段仁義說，自己年輕的時候，在家除了種田還養豬、養魚，生活雖談不上富足，但還過得去。不料2004年卻得了一種神經性的怪病，在病床上一躺就是6年多，醫藥費就花了10多萬元，加上生病前還新建了房屋，裡外加起來，已經欠了逾20萬元的債。6年多纏綿病榻，段仁義幾乎喪失了勞動能力，稍重點的活他都不能做。

政府提供蜂種 傳授養蜂技術

段仁義的生活在2015年出現轉機。村裡結合實際情況，給村民制定了養蜂脫貧規劃。「考慮到村上沒有集體經濟，村民沒有發家本錢，我們左思右想，選擇了風險較小的養蜂。」長龍新村村支部書記廖志強說。

在長沙市殘聯、湖南蜜蜂哥哥公司的牽頭幫助下，夏鐸鋪鎮政府到長龍新村開辦養蜂培訓班，為全村20個殘疾人貧困家庭每戶免費提供5箱蜂種，並有專門技術人員上門傳授技巧經驗。

「我以前自己養過幾箱蜜蜂，但並不太懂養蜂技術，所以一直沒賺到錢。」段仁義說，但這次為了保證養蜂成功，村裡請來技術專家每個月上門指導三四次，直到蜂農學會。

首年賺得萬餘元 成養蜂大戶

從那以後，段仁義幾乎每天都圍着蜂箱轉，驅趕馬蜂、鼠蟻等蜜蜂天敵，觀察蜂群的生活習性，逐漸將技術專家的話融會貫通，他幾乎將蜜蜂當成了自己的孩子。

功夫不負有心人，2015年，段仁義就將5箱蜜蜂發展到了10多箱，搖出了100多公斤的優質蜂蜜，「第一桶金」就賺了萬餘元，他真正嚐到了脫貧產業的甜頭。2016年，他的蜂箱增加到25個，2017年更是增加到70多個……幾年下來，段仁義成了遠近聞名的養蜂大戶。

段仁義家前的橘樹林裡，蜂箱遠遠近近地擺在樹底下，大概20多箱。段仁義打開蜂箱，提出一張蜂框，上面趴滿密密麻麻的蜜蜂，他介紹，蜜蜂蜂群擴大很快，只要分幾張子脾和蜜脾，誘入新蜂王，幾個月就能成群，成為一箱新蜂。說起養蜂，段仁義滔滔不絕，可見他胸有成竹。

段仁義說，這邊的蜜蜂只是小部分，其他的都寄放在外面靠近蜜源的地方。每當天氣好的時候，他就會騎着電單車四處尋覓，一旦找到花海蜜源，就用三輪車將蜂箱拖去，從而保證了蜂蜜的產量。他說，這是養蜂人的常態。

■段仁義房前擺放着蜂箱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

■段仁義為貧困戶潘群芳悉心傳授養蜂技術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

村委幹部上陣 推廣「甜蜜事業」

從2015年起，村裡分三次為50多戶殘疾人和貧困戶免費發放蜂種，而為了讓村民真正把養蜂業發展起來，村委會幹部也每人養了一兩箱蜜蜂，學會養蜂技術，起到帶頭作用。幾年下來，村幹部也成了養蜂專家，指導幫扶蜂農駕輕就熟。

在長龍新村，田野中、村林裡，經常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蜂箱，如果穿行林間花海，會發現一群群勤勞的蜜蜂在花間忙碌，這成了當地的一景。

廖志強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目前村民們養蜂超過1,000箱，年產蜂蜜1萬多公斤，加上出售蜂種，為村民帶來100多萬元的收入。

帶動農家樂民宿發展

如今，養蜂成為了長龍新村的「甜蜜事業」，每逢山花爛漫的時節，長沙、寧鄉的市民駕車前來購買純正美味的土蜂蜜，更帶動了當地農家樂、民宿的發展。

「現在我們這裡養蜂早已名聲在外了，不僅周邊的，甚至很多長沙人都知道，要買正宗的蜂蜜，就到夏鐸鋪長龍新村。」廖志強說。他介紹，長龍新村共1,400多戶村民，原有建檔貧困戶75戶，而現在，尚未脫貧的僅剩下5戶。

而夏鐸鋪鎮也計劃以長龍新村為樣板，通過段仁義等脫貧典型示範帶頭，逐步帶動該鎮所轄的龍福新村、天馬新村、鳳橋社區的部分貧困戶發展養蜂業。

富貴不相忘 授技無保留

僅短短三四年，段仁義就通過養蜂成功摘掉了「窮帽子」，他的示範效應帶動了村裡的貧困戶，大家紛紛加入養蜂致富的行列，養蜂成了長龍新村的特色產業。

先富起來了，段仁義也沒忘了村裡其他的貧困戶和殘疾人。村裡成立了養蜂產業幫扶小組，他積極參加，經常走村串戶，把自己的養蜂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大家。

同村的村民潘群芳，是段仁義義務幫扶的貧困戶之一。潘群芳丈夫在外面務工，每月收入僅2,000多元，家裡還有3個孩子，而她自己身體又不好，做不了體力活，只能強撐着做些家務，這讓家庭陷入窘境，生活條件異常艱難。相似的境遇讓段仁義感同身受，他勸潘群芳也嘗試養蜂，並主動傳授她養蜂技術。2017年起，潘群芳也養了5箱蜜蜂，在段仁義的指導下，潘家的蜜蜂已擴大到17箱，去年收入已經有2,000多元。「去年才發的蜂群，蜜蜂的數量還不夠多，今年收入肯定能過萬。」段仁義信心滿滿地對潘群芳說。

「我還盤算着，寧鄉西部山區花多蜜好，能不能把養蜂的技術傳授給山區村民，大家一起靠自己的雙手勤勞致富。」段仁義說，他今年已準備了20多箱蜂種，免費贈送給需要的外村貧困戶，現在村裡正在聯繫，落實具體的受贈貧困戶。

蜂蜜搶購一空 女兒學費不愁

段仁義的女兒正在讀高二，平時在校住宿。為照顧她明年高考，段仁義的妻子在學校旁邊租房陪讀，也順便照看放在那邊的20多箱蜜蜂。

「一箱蜜蜂可以產蜜10至15公斤，七八月份的椰樹、槐樹蜜每公斤可以賣100元，山桂花蜜每公斤可以賣200元。」段仁義算了一筆賬，一箱蜜蜂一年可以創收1,000元以上，2017年他出售蜂蜜、蜂種收入近10萬元，今年的收入有望更上一層樓。

孩子的學費，甚至考上大學以後的費用，都不用愁了。「現在主要是蜂蜜的銷路好，一有蜜出來，馬上就被搶購一空，根本不愁賣。」段仁義興奮地說。他表示，對現在的生活很滿足，普通老百姓並不求大富大貴，只要生活無憂，孩子有出息，一切足矣。

癡迷車票收藏 串聯北京記憶

神州行走

年僅26歲的北京青年馬騰騰如今已收藏了超過10萬張北京公交車票，「這些可以說是我這十多年來的『積蓄』。」這其中，有1924年北京公交開通時發行的首套車票，有1957年北京無軌電車試運行的全套車票，也有改革開放後的「小公共」、「廣告票」等充滿時代特色的票種。一個約一立方米大的箱子裡，塞滿了他數十本來自各個時期的車票收藏冊，如同步入北京公交的歷史博物館。

被棄票吸引啓收藏

2005年夏天，12歲的馬騰騰在公交站台被隨手丟棄的車票吸引。「爲什麼北京的公交車票是五顏六色的呢？」這個疑問開啓了他的收藏之旅。每周六，他都會到北京的護國寺舊貨市場上淘老車票，挖掘每一張票的由來，把它們按年代串聯起來，以便理解北京公交的發展。

多年的積累讓馬騰騰不僅找到了問題的答案——原來不同顏色的車票是用於區別不同的運營分公司，更是成了公交領域的「達人」，將自己的所學所得出版成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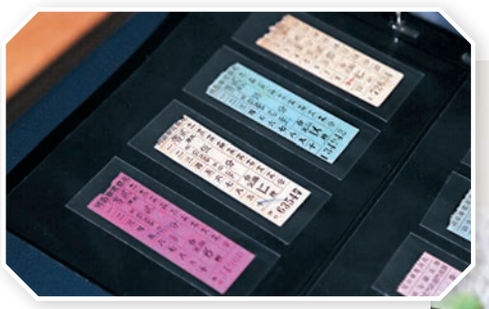
新技術的湧現讓車票也發生了巨大變化。曾經印滿鉛字的小小票券成了過去，取而代之的是適用於多種交通工具的數字化車票。

「別看公交車票這麼小，它上頭包含了公司名稱、票種、站名、面值、票號等信息。每一處小小的變化，都見證了歷史的變遷與發展。」馬騰騰說。以車票上的組號爲例，早期計站系統曾是直接印站名，後來隨着城市規模增大、公交線路完善，一條線路上可能包含數十個車站，於是車票上也開始改用數字組合編號。

集各國車票整理成冊

同時，馬騰騰正在擴大自己的收藏範圍，開始收集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車票。目前，他已經收藏數百張來自世界各地的巴士車票、地鐵票，包括英國、法國、巴西等。「幾個月前，我剛剛將100多年前的歐洲、美國車票單獨整理成冊。」馬騰騰說。他最鍾愛的是烏克蘭車票，因爲它紋樣精美，樣式別具特色。

▼早期使用的印滿鉛字的五彩車票。 網上圖片



「我想車票收藏這個愛好會一直陪伴着我。」馬騰騰稱，收藏就像登山，前面的大部分路程，可以走得很痛快，而最後百分之十的路，可能會走得很慢，「但是每進一步，又會有每一步的快樂與收穫」。

■新華社

▲馬騰騰如今已收藏了超過10萬張北京公交車票。圖為馬騰騰正在整理自己的車票冊。 網上圖片